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二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 鄉兵三

保甲

建炎後砦兵

建炎後鄉兵

保甲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

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做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

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  
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  
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  
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  
任而未肆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肆習武事歲  
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  
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

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關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彊率妨務者禁之吏因保甲

事受賕斂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右正言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

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雖  
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  
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應  
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並記于籍遇歲凶五分已  
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為差十一月又詔尉司  
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  
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  
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



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  
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  
為保甲者則肆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緣邊弓  
箭社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  
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  
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  
各許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  
校三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

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其次為之旌勸第一次州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贖第三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校二千解發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亦以二年府解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與三司軍將正副

都頭與守闕軍將並賜衣及銀帶銀裏頭杖給馬有差  
初保甲隸司農熙寧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  
幹當公事官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十年  
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上五路義勇保甲敕元豐元  
年翰林學士權判尚書兵部許將修開封府界保甲敕  
成書上之詔皆頒焉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  
長法以昭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閣門  
使狄誥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

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  
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  
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  
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  
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  
又具銀標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  
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  
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

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拯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狄諮劉定部領澶州集教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補三班借職差使借差凡三十六日餘賜金帛有差遷諮四方館使定

集賢校理又詔曰三路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須便  
行府界團教之錢糧官吏並如畿縣未知及期能辦與  
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悞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  
會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  
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  
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  
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  
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

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為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熙寧九年之數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為不便而安石主議甚力帝卒從之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考焉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

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併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



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糜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彊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彊而力有不足則絕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獎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臣願擇鄉

間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况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

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厯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

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為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為彊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彊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為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為盜賊

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為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為將校豈當復以為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土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

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  
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  
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不患無將  
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  
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為用矣安石對曰  
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  
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  
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

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難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劫殺掠一

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令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



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  
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塚又自備錢糧起鋪屋  
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  
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  
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民既憂無  
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  
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  
事宜緩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

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  
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  
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  
辨說甚力時曾孝寬為府界提點榜募告捕扇惑保甲  
者雖甚嚴有匿名書封邱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  
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  
無所驚疑且今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  
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

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  
專務扇惑比聞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  
二十許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許  
人不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眾而能令上下  
如一者今朕十數萬人為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  
上比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自  
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天下  
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

置吏也今輔郡保甲宜先遣官諭上旨後以法推行之

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子幾使駟驗問乃民因斲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

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既便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馮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

今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衆而強也征伐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強無疑然人皆恬然不

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安石又奏義勇須三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籍之三丁即出戍誘以厚利而兩丁即止令於巡檢上番如府界法大畧不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畧轉運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練保甲即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

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  
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  
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  
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  
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  
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  
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  
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



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  
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  
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  
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  
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  
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  
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  
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

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獎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為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以一月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疎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

今遽改命恐愈為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  
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  
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  
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  
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  
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  
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

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  
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  
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  
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  
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墁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  
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  
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  
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者舊歎息以  
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  
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  
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  
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  
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  
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

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  
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  
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  
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  
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  
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  
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  
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

但主草市以裹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  
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  
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  
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  
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  
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  
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  
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

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  
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  
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  
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  
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  
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  
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生  
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



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  
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名提舉官還  
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  
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更不  
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  
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  
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  
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

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  
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  
舊者即令衝替其被替者中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  
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  
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  
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名募不足且即  
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  
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

舊法五月以光為門下侍郎光欲復申前說以為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是進呈乞罷團教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

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病畧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猶抑奸邪之素計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

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虧陛下高枕而臥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惠終在今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

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  
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  
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  
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  
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羈  
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  
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  
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

得笞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  
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  
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  
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創袍市巾買弓絛箭添弦  
換包指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餽椅卓圍典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緡納稽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  
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  
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

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過於城市飲食之責望

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  
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  
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  
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  
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  
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  
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



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答責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

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聞其有  
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  
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  
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  
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  
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  
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

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閱及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為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止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其教閱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閏二月詔河北河東西

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並依提刑司  
例各為一司三月王巖叟劾狄詔劉定姦贓狀御史孫  
升亦言劉定上挾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詔之庸材大肆  
憑陵公行恐喝故真定獲鹿之變起於後澶滑之盜作  
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詔定皆罷與在外宮觀十一月  
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  
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紹聖  
二年七月帝問義勇保甲數宰臣章惇曰義勇自祖宗

以來舊法治平中韓琦請遣使詣陝西再括丁數添刺  
熙寧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餘萬丁設  
官教閱始於府界衆議沸騰教藝既成更勝正兵元豐  
中始遣使徧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閱藝精者厚賞或擢  
以差使軍將名目而一時賞賚率取諸封樁或禁軍闕  
額未嘗費戶部一錢元祐弛廢深可惜也元符二年九  
月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  
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砦調發未

已河北連年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帝曰  
府界豈不可先行布曰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是時  
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章惇即曰多得班行布曰止  
是得殿侍軍將然俱更差充巡檢司指揮以此任宦及  
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乘皆良馬鞍韉  
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得轉官或  
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効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  
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非理騷擾

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帝曰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蔡卞曰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之理布以為甚便容檢尋文字進呈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皇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行則人不至於驚擾帝曰固當以漸行之布曰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



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第退以語下下殊以為不快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布不答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是月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五年詔河北東西河東永興秦鳳路各武臣一員充

提舉保甲並兼提刑其見專提舉保甲文臣並罷是月  
詔京畿差武臣一員充提舉保甲兼提刑仍差文臣提  
刑兼提舉保甲政和三年四月樞密院言神考制保甲  
之法京畿三路聚教每番雖號五十日其間有能勤習  
弓弩該賞者首先拍放一歲之中在場閱教遠者不過  
二十七日近者止於十八日而已若秋稼災傷則免當  
年聚教如武藝稍能精熟則有激賞之法斗力出等則  
免戶下春夫科配最高強者則解發引見試藝命官行

之累年人皆樂從惟京東西雖有團成保甲之名未嘗  
訓以武事慮其間亦有人材甚衆能習武藝可以命官  
任使之人今欲依三路保甲編修點擇條約從之八月  
樞密院言諸路團成保甲者六十一萬餘人悉皆樂從  
無擾其京東西路提舉官任掠已轉一官直秘閣其朝  
議大夫已上與轉行武臣武功大夫特與轉遙郡刺史  
餘官減磨勘年有差宣和元年詔提舉保甲督察州縣  
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歲以改正多寡為殿最

二年詔諸路保甲法並遵依元豐舊制京東京西路並  
罷三年詔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  
而達之二十五家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保保  
各有長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愛以察奸慝  
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  
者聽送所屬保內盜賊晝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  
所以糾禁幾察纖悉具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跡訪聞法  
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

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治道路給夫役催  
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賊奇邪無復糾察良  
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書省於諸路提點刑獄或提  
舉常平官內每路選委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  
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使鈐束  
保丁遞相覺察毋得舍亡賴作過等人遇有盜賊畫時  
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諸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以尚書戶部侍郎錢蓋為龍圖閣學士

陝西五路制置使專一措置京兆府路保甲六月御史  
胡舜陟奏秦元學兵法三十年陛下拔之下僚為京畿  
提刑訓練保甲聞者莫不慰悅乞罷武臣提刑以保甲  
屬元庶得專一從之十一月京畿提舉秦元集保甲三  
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不從金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  
間出戰守禦使劉鞏奏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云

建炎後鄉兵巡社

建炎元年詔諸路州軍巡社並以忠義巡社為名隸宣撫司後募鄉民為

之每十人為一甲有甲長有隊長四隊為一部有部長五部為一社有社長五社為一都有都正於鄉井便處

駐劄紹興

初罷之 槍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

土豪

建炎四年詔諸州守臣募土豪

民兵聽州縣守令節制

義兵

紹興十年團集諸州名數後存留強壯餘並放散

義士

紹興元年籍興元良家子弟兩丁取一

民兵

每五十人為一隊有長副一戶取一丁五丁取二

弓箭

手

建炎初應諸路漢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陳承襲紹興

土丁

紹興中詔依嘉祐措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諸縣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詔恭州鴈門

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諸

處總領官籍定槍杖手峒丁

保勝

紹興六年詔金均房三州保甲分為五軍

以保勝紹興二年詔池州就保丁二廣保丁每戶

兄弟皆在其數乾道中山水砦詳見萬弩手初熙寧間以

五郡弓弩手萬三千人散居邊境訓練無壯丁民社乾

四年楚良家子紹興四年招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主

強弓手五十義勇湖北諸郡皆有義勇惟澧州石門慈

十戶為一甲五甲為團甲皆有長擇邑湖北土丁刃弩

手政和七年募土丁充授以間山散居邊境教以湖南

鄉社舊制以鄉豪領之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

家後言者以其不便淳熙中擇其首領使大者不



過五十家  
小者減半

**忠勇**

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  
所聚民兵謂之忠勇

**鎮淮**

初淮南募  
邊民號鎮

淮軍數至十萬月給視効勇惟不黥涅久之廩不足肆  
劫掠嘉定初選汰歸農僅存八千餘人以充効用餘補

鎮江大軍淮西選二萬六千餘充  
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軍設統制

**忠義民兵**

福州諸縣  
舊有忠義

社屯結邑民擇豪右為長量授器甲盜由是息人甚賴  
之後有司煩擾失初意開禧用兵淮襄民兵有籍於官  
者至用百六十緡以養一兵後又放令歸業而無所  
歸多散為盜乃令每郡擇豪酋一人授以官民鎮之

**建炎後砦兵兩浙西路臨安府十三砦**

外沙海內管界  
茶槽南蕩東梓

上管赭山黃灣砦  
石奉口許村下塘

**安吉州七砦**

管界安吉秀塞呂小  
幽嶺下塘北豪臯塘

**平**

**江府八砦**

吳江吳長許浦福山  
白茅江灣楊林角頭

**常山五砦**

管界小河馬  
跡香蘭分界

江陰軍二砦

申港石牌

嚴州五砦

威平港口鳳林茶山管界

兩浙東路慶

元府十砦

浙東結琦三姑管界大嵩海內白峯岱山鳴鶴公塘

温州十三砦

城下管界

館頭青奧梅奧鹿西浦門南監東北三尖北監小鹿大荆

台州六砦

管界亭場吳都白塔松門臨門

處州二砦

管界梓亭

江南東路南康軍五砦

大孤山水陸四望山河湖左望

江南西路隆興府七砦

都巡鄔子松門港口定江杉市管界

撫州七砦

城南

會田樂安鎮馬旗步招攜湖平

江州六砦

管界江內茭石馬當城子頭孤山

興國二砦

池口

袁州四砦

都巡四縣管界白斜

臨江軍三砦

本軍水陸管界

吉州十

六砦

富田走馬滕永和鎮觀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楊荆宅栗傳禾山勝鄉造口秀洲新砦北鄉黃茅峽

湖南路永州三砦

都巡同巡  
衡永界

寶慶三砦

黃茅西  
縣盧溪

郴州五

砦

管界安福清  
要赤石上猶

武岡軍十砦

三門石查真良岳溪臨口  
關硤黃石新寧綏寧永和

道州四砦

營道寧遠  
江華永明

金州四砦

上軍角口  
吉寧平塘

福建路邵武

軍十砦

同巡檢大寺水口永安明溪  
仁壽西安永平軍口梅口

建寧府七砦

黃琦  
籌嶺

益亭麻沙水  
吉苦竹仁壽

南劍州八砦

滄峽洛陽浮流巖前  
同巡仁壽萬安黃土

泉州五

砦

都巡同巡石  
井小堯三縣

福州四砦

羣嶺甘蔗  
五縣水口

興化軍二砦

同巡  
巡鹽

漳州二砦

同巡  
虎嶺

廣西路賀州二砦

臨賀  
富川

昭州四砦

昭平  
雲峒

西嶺  
直山

欽州二砦

西縣  
管界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 召募之制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瞻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瞻面賜以

緡錢衣履而隸諸籍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  
成取管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  
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  
為廂部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  
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鬪給漕輓而天下獷  
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初太祖揀軍中彊勇者  
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挺差以尺寸  
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

者軍頭司覆驗引對便坐分隸諸軍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諸州部送闕下及等者隸次軍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河東淮南陝西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又詔益利梓夔路歲募民充軍士及數即部送分隸奉節川効忠川忠節於是遠方健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慶厯七年諸路募廂軍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闕下試補禁衛至和元年河北

河東陝西募就糧兵騎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為一營

嘉祐二年復定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分而視其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為三等奉錢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為三等奉錢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為二等奉錢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為六等奉錢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為四等不給奉錢者以



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為等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司筦庫執技者不設等杖七年御史唐介言比歲等募禁軍多小弱不勝鎧甲請以初創尺寸為定敢議減縮者論以違制詔禁軍備戰者宜著此令其備役雄武宣敕六軍搭材之類如軍馬敕治平二年募陝西土民營伍子弟隸禁軍一營填止八分又遣使畿縣南京曹濮單陳許蔡亳州募民補虎翼廣勇人加賜絹布各一治平四年詔延州募保捷五營以備更戍

熙寧元年詔諸州募饑民補廂軍二年樞密院言國初邊州無警則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於近裏糧賤處增募營兵但令往戍極邊甚為便計帝與文彥博及韓絳陳升之呂公弼等議之或以為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或以為緣邊之兵不可多減乃命彥博等詳議以聞三年七月詔東西路於有糧草州軍招廂軍共三萬人為額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舊制募弓箭社以為邊備從之四年十二月樞密

院言在京係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  
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  
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斃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  
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許臣僚占差不過  
暮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樁管所減糧賜  
上供以給有司之用從之五年權發遣延州趙高招到  
漢蕃弓箭手人騎四千九百八十四為八指揮遂擢吏  
部員外郎加賜銀絹二百七年分遣使臣諸路選募熙

河效用先以名聞河北河東所募兵悉罷八年詔軍士  
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丁而應募在他處者聽徙九年  
詔選補捧日天武以下諸軍闕馬軍三分補一步軍十  
分補五元豐二年二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岷  
州床川荔川閭川砦通遠軍熟軍砦乞置牧養十監募  
兵為監牧指揮其營田乞依官莊例募永濟卒二百人  
其永濟卒通以千人為額從之七月沿邊安撫司言北  
邊州軍主管刺事人乞給錢三千選募使臣職員或百

姓為之以鈎致敵情仍選通判及監官考其虛實以行賞罰從之是年以充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三年又詔府界諸路將下闕禁軍萬數有司其速募之又詔河北水災闕食民甚衆宜寄招補軍四年京東西路以調發兵將累請增戍朝廷以兵員有數多寢其章然州郡實有負山帶海姦盜所窺亦當過為之慮其令益廣應募者與免貼軍及他役一年六月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

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萬人如  
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五年五月同提舉成  
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  
險易置車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八月詔開封府界  
京西招軍依式賜外仍增錢千十二月詔京城四面巡  
檢募士於四門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詔河北立額  
步軍各於逐指揮額外招百人五年詔一歲內能募及  
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東路經畧司請以麟州飛騎

府州威遠子弟二十五以下刺為兵七年廣西都鈐轄  
司言本路土兵闕額數多乞選使臣往福建江南廣東  
招簡投換兵四千人詔於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換八年  
四月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言河東敢勇以三百人為  
額請給微薄應募者少臣頃仕廊延路日奏請增三等  
請給借支省馬給七分草料置營教習自後應募者衆  
願依陝西路已得指揮從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詔河  
北保甲願投軍人及得上四軍等杖事藝者特許招填

合給例物外更增錢五千中軍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箭並許招刺從右司諫蘇轍請也六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諸州軍兵馬全欠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八年樞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饑民未諳教閱乞自今往營州軍差官訓練候十年發遣赴軍前紹聖元年樞密院乞立招禁軍官員賞格如不及數罰亦隨之四年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川金城關欲招置步軍



保捷四指揮馬軍蕃落一指揮從之詔陝西路添置蕃  
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  
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  
路所屬都總管同選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  
民牧養馬久而未集曾布以謂不若增騎兵為簡便兼  
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然皆  
以為允帝亦樂從之蓋收租見存者七百萬歲額一百  
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

馬之法兼行也徽宗崇寧元年湖北都鈐轄舒亶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討辰沅山徭每州無過七百人緣徭賊深在溪洞險阻不通正軍故也三年京東等路招軍五萬馬軍以崇捷崇銳名步軍以崇武崇威名四年七月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崇威崇銳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祖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益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

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為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九月詔近降指揮在京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揮十萬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揮及額內不足人數慮卒難敷額可先招崇捷崇武十萬人候人數稍見次第即具申取旨五年詔抑

勒諸色人投軍者並許自身及親屬越訴其已刺字仍

並改正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令兵闕六分欲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強盜兇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四年中衛大夫童師敏言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並是和雇若令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

庶可省費從之宣和元年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奉手  
詔招填諸路禁軍闕額以十分為率招及四分以下遞  
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遞減磨勘年高陽關路河間府滄  
霸恩州信安軍招填數足乞行推賞從之二年手詔比  
聞諸路州軍招置廂軍河清壯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  
及等樣虛費廩食不堪驅使今後並仰遵著令招填如  
違戾以違制論四年正月兩浙東路鈐轄司奏乞將溫  
處衢婺州元管不係將禁軍六指揮更招置增為十指

揮並以五百人為額凡五千人庶成全將及更於台州  
招置不係將禁軍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從之三月臣  
僚言竊聞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  
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  
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  
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  
皆避藏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旅當  
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

於途實虧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  
行禁止以弭疑畏時寶錄宮道士張繼滋因往尉氏亦  
被刺涅事聞手詔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闕  
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諸營弗戢人用大駭幸不旋  
踵德音禁止羣情悅服其已被刺涅而非願者頗亦改  
正尚有經官求免而未得者輦轂若此况其遠乎竊聞  
小人假借聲勢因緣奪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鳴得脫其  
家已空今往來猶懷畏避伏望聖明特賜戒敕應在外

招軍去處毋得橫濫從之七年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

以上月廩罷諸兼局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

募兵賞軍之用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

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鄉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

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

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

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諸路

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



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  
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  
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  
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  
諸路見招募人兵緣逐處漕計闕乏乞於近州應奉司  
及延福宮西城錢帛並許請用庶得速辦從之又詔龍  
猛龍騎歸遠壯勇諸軍闕額可行下諸路揀選配填又  
詔已降指揮逐處各以召募効用敢勇武藝人數多寡

等第推賞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強募自今並取情願  
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羸弱不堪出戰及已有係  
軍籍者一例充募及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  
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  
叙及武學有方略智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  
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又詔募陝西土人  
為兵并使臣効用等赴姚平仲軍使喚其應募人修武  
郎已上二十貫進義副尉以上十五貫軍人百姓十貫

並於開封府應管官錢內支四月詔已降指揮發還歸  
朝人往大金軍前如不願往所在量給口券津遣元有  
官守人並不釐務支奉給之半其願効力軍前者許自  
陳五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河北諸州軍所管正兵  
絕少又陝西游手惰民願充軍者亦衆祇緣招刺闕乏  
例物是致軍額常闕今若給一色銀絹折充例物犒設  
起發召募人作義勇止於右臂上刺字依禁軍例物支  
衣糧料錢陝西五路共可得二萬人比之淮浙等路所

得將兵實可使喚從之詔遣文武官各一員前去陝西路募兵二萬人赴闕遂命趙鼎特除開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撫司準備將領並充陝西路幹當公事專一募兵是月遣戶部員外郎陳師尹往福建路募槍杖手都水使者陳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陝西招軍適當歲豐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監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與免科差以作其氣可得勁兵五萬從之六月樞密都承旨折彥實奏西人結連東國為日甚久豈無覬覦關中之志即今

諸路人馬皆空萬一敵人長驅何以枝梧言之可為寒  
心朝廷似未深慮也河東河朔之患已形人故憂之陝  
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與十萬緡令帥臣招  
募土人為保護之計責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須朝  
廷應副漕司乘時廣行儲蓄以為急務又開封府尹聶  
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務近緣京畿諸邑例各招刺至  
於無人就募則強捕村民及往來行人為之遂致里毗  
奔駁商旅不行殊失朝廷愛民之意檢準政和令諸盜

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決放而堪充軍者給例物刺充  
廂軍今京城裏外間有盜賊皆是豪猾無所畏憚雖經  
斷罪頑惡弗悛若依上條刺充廂軍不惟得強壯之用  
又且收集姦黠不復為盜如允所請則自內及外皆可  
見之施行從之七月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言都水使  
者陳求道請招刺保甲五萬充軍緣比來陝右正兵數  
少全藉保甲守禦及運糧諸役差使外所餘無幾若更  
招刺五萬充軍則是正丁占使殆徧不唯難以選擇兼

慮民情驚疑別致生事欲乞令州縣曉諭保甲取其情願如未有情願之人即乞令保甲司於正丁餘數內選擇通赴闕人共成七萬可以足用從之是月錢蓋奏陝西募土人充軍多是市井烏合不堪臨敵今折彥實支陝西六路銅錢各十萬緡每名添錢十千自可精擇少壯及等杖人可得正軍一萬六路共得六萬人從之十月樞密院奏名募有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射生戶從之又奏福建路有忠義武勇立功自效取任之人

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曾行有罪軍人並聽應募如有武藝高強實有膽勇衆所推服願應募為部領人者依逐項名目權攝部領各以所募人數借補官資從之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人黃旗滿市時應募者多庸匄殊無鬪志閏十一月何臬用王健募奇兵雖操瓢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漣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十一月詔



諸軍詐效蕃裝焚劫財物限十日齎贓自首與免罪仍  
召募潰兵收管給口食焉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  
損熙寧五年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  
制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  
過十日而首得不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  
即入斬刑今當立在軍興所亡滿三日論如對寇賊律  
樞密使蔡挺請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  
非軍興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

賊及軍興而已帝曰然文彥博固言軍法臣等所當總  
領不宜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  
穎等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俛時  
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減方幽州以朱克融等  
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煽衆為亂而朝廷乃令克  
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北克融所以復亂亦  
何預銷兵事彥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  
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

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加多仁宗改  
法不為不善帝乃詔增為七日元豐元年知鄂州王韶  
言乞自今逃亡配軍為盜聽捕斬賞錢詔坐條劄韶照  
會如所犯情重罪不致死奏裁三年六月詔軍士民兵  
逃亡隨軍效用若首獲並械送所屬論如法雖立戰功  
不賞仍不許以功贖過令隨軍榜諭四年詔沈括奏以  
軍前士卒逃亡潰散在路本非得已須當急且招安鄉  
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饑寒逃歸其家

可各隨所在城砦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聽歸所屬節  
次具招撫數以聞崇寧四年九月樞密院言熙河都總  
管司舊無兵籍乞令諸將各置籍日具有無開收旬具  
元額見管及逃亡事故細目申總管司本司揭貼都簿  
委機宜一員逐時抽摘點檢從之十月尚書省言今所  
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為劫盜  
累降指揮許以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昔神宗以將  
不知兵以兵不知將故分領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

所不統則其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檢會將敕與見  
行敕令皆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今來兵將不  
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悉不加罪近  
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坐視而不禁人員將校  
故縱而不問至逃亡軍人所在皆有蓋自來立法未詳  
兼軍中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  
相制豈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軍既立賞格則逃  
走安可無禁今叅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五年樞

密院備童貫所言陝西等處差官招諭逃亡軍人並許所在首身更不會問便支口券令歸本營邊上軍人憚於戍守之勞往往逃竄於內郡首身遂得口券歸營恐相習成風有害軍政乞自今應軍人首身並須會問逃亡赦限依今來招諭指揮若係赦後逃亡即乞依條施行從之大觀三年樞密院備臣僚言云自陝西路提點刑獄吳安憲始陳招誘逃亡廂禁軍之法乃著許令投換改刺之令自此諸弊寔生軍律不肅朝廷洞見其弊

已嚴立法然尚有冒名一節其弊未除請如主兵官舊  
曾占使書札作匠雜技手業之徒或與統轄軍員素有  
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數多欲避譴責輒  
將逃軍承逃亡之名便與請給既避譴責又冒請受上  
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軍士多懷擅去之心者良以易  
得擅往之地也若加重賞申以嚴刑庶革斯弊有裨成  
法從之四年樞密院言諸路及京畿逃亡軍數居多雖  
赦敕立限許首終懷畏避若諸路專委知州通判或職

官一員京畿委知縣若招誘累及三百人以上與減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於理為便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無可議者比多逃亡者緣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嚴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斂二曰舉放營債三曰聚集賭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過遠六曰單身無火聚似此雖具有條禁而犯者極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將官歲終立定賞罰條格外詔諸路提刑司每歲終將本



路州軍不係將禁軍見管及逃亡人數叅互比較具最多最少處各一州知通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從之三年十一月開封少尹陳彥修言諸廂收到寒凍赤露共五千七百餘人其間逃軍數多令行措置令欲依押送逃軍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員付與係押送人各踏逐穩便官屋安泊依居養法關請錢米存養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並依本府押送逃軍法請於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盤纏詔每人支盤纏錢三百兩

襖一領候二月晴暖即行發遣四年尚書省着令諸禁軍差發出戍未到軍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獲雖會恩配如捕獲法上軍首身或捕獲會恩配依七日内法下軍本名應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輒停留與同罪雖該赦仍依配法從之五年立錢監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宣和二年手詔逃卒頗多仰宣撫司措置以聞童貫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緣內有元犯雖首身於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

官自陳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陝西河東路逃軍自今  
指揮到日通未滿赦限共一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  
軍分職次收管仍免本司本營問償及放免官逋如本  
犯經冬祀赦後猶有移降移配特與原免若限滿不首  
則依常法科罪凡逃軍係在京住營依限於在京首身  
者令所隸軍司當日押赴本營若見出戍者即破口券  
轉押赴本路駐泊州軍並依前項指揮免罪依舊收管  
凡逃軍在外依限首身者並於所在日破米二升其縣

鎮若並限當日解本州軍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職員管押仍沿路給破口食交付前路州軍轉送住營去處如見出戍即轉駐泊州軍收管凡首身軍人並不許投換他軍凡所在當職官如能於限內用心招收逃軍措置轉送住營或出戍處收管候滿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開封府取索到營出戍處公文驗人數最優者申宣撫司取旨推恩並從之三年詔江浙軍前等處應逃竄軍兵並特放罪許於本將見出軍路分州縣首身依舊給

請隨處權行收管若走往他處或於住營去處首獲即  
令所在官司逐旋發遣赴本將應副使喚仍委逐路安  
撫鈐轄提刑司覺察如所在輒敢隱匿或逐司不行覺  
察並論違制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無故逃亡所在有  
之祖宗治軍紀律甚嚴若在戍者還家當役者避事必  
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  
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  
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為常

庶有畏懼從之五年臣僚言今諸軍逃亡者不以實聞諸處冒名請給至於揀閱差役則巧為占破甚不獲已則雇募逋逃以充名數旋即遁去無復實用平居難於供億緩急無以應用而姦人攘臂其間坐費財賦雖開收勘斂法制滋詳而共利之人一體傳會望賜處分先令當職官覈見實數保明申達轉運司期日委諸郡守貳點閱仍關掌兵官司照會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閱期以同日究見的實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監司

使者分郡覆實具數申達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賞使官無虛費而軍有實用則紀律可明國用可省詔送樞密院條畫措置七年二月尚書省言開封府狀乞應在京犯盜配降出外之人復走入京投換者許人告捕科以逃亡捕獲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營典首人員曹級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為盜者依差使配軍入京作過法與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減及在京犯罪編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雖有斷罪

增加地里條法緣止是募告賞格太輕是致往往復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賞錢十貫徒罪二十貫流罪三十貫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從之十二月詔應諸路逃竄軍人或已該赦恩出首避免却歸出戍去處再行逃竄之人令於所在去處首身並特與免罪於一般軍分安排支破請給發赴軍前使喚靖康元年三月詔隨從行宮禁衛軍兵等有逃亡者並依法施行五年臣僚言泗州頃遣勤王之師管押者不善統制類多遁歸既而畏法



不敢出本州遂開閣請受在外無以給養竊慮因聚為盜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應勤王兵有遁歸已經赦宥者並令首身從之六月詔應河東潰散諸路將佐並仰逐路帥守發遣赴河東河北制置司以功贖過河北路制置司都統制王淵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師道等下潰散人馬應援太原限滿不首即寄禁家屬許人收捕赴軍前重行處置從之仍自指揮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劉韜奏近制置使种師中領軍到於榆次失利潰

散師中不知存在奉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為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未嘗罪以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種師中又死王事若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或失主將亦無可言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軍士中傷十無一二

獨師中不出若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而其受命  
即行奮不顧身初聞右軍戰却即遣應援比時諸將已  
無在者至敵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  
之心聞敗即行亦必得出一時將佐若能戮力相救或  
可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不有主帥相繼而遁其初猶  
有懼色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  
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  
乞指揮應種師中下統制將佐並依聖旨處分仍令軍

前自劾如能用命立功與免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  
恩赦不得敘復仍乞優詔褒贈師中以為忠義之勸詔  
種師中下統制將佐並降五官仍開具職位姓名申尚  
書省餘依劉韜所奏八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近據  
都統制王淵捉獲潰敗使臣已管押赴宣撫副使劉韜  
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首將佐使  
臣詔限今指揮到日更與展限十日許令於所在州軍  
出首仍依元降指揮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發

赴軍前自効侯立功日優加推賞如再限滿日更不首  
身當取見職名重賞購捕定行軍法仍多出榜示諭二  
年四月詔訪聞諸處潰散軍人嘯聚作過將百姓強刺  
充軍驅虜隨行使喚遇敵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榜  
諭被虜強刺之人許以自陳給據各令歸業願充軍者  
隨等杖刺填禁廂軍依條支給例物又詔昨逃亡班直  
諸軍雖已降指揮撫諭並與免罪發歸元處其管押兵  
官未有指揮可候指揮到許於所在官司自陳亦與免

罪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後令諸路州軍砦或三衙招募或選刺三衙軍中子弟或從諸郡選刺中軍子弟解發復詔滄濱及江淮沿流州軍募善沒水經時伏藏者以五十為額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多招集烏合之衆擬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得部分歸一訓練為便詔兩浙江東除江陰軍各募水軍二百人紹興元年廣東帥臣言本路將兵元五千二百見千三百十九今擬將官駐劄諸軍洎本路州軍以十分

為率各招其半二年累降令行在諸軍毋互相招收及將別軍人拘執違者行軍法四年詔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餘人刺陝西振華指揮沿江招置水軍備戰艦募東南諳水者充每指揮以五百為額十年詔三京路招撫處置使司招効用軍兵萬人內招使臣二千員十五年福建安撫莫將言汀漳泉劍四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比年寇盜剽劫居民土豪備私錢集社戶防捍有勞有司不為上聞推恩破家無所依歸勢必從賊官軍不

習山險且瘴癘侵加不能窮追管屬良民悉轉為盜請

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無歸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

効用為名足可備用實永久利詔令張淵同措置二十

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舊制在京所管捧日天

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諸指

揮禁軍內捧日天武依條升揀扈衛諸班直拱聖神勇

以下升揀捧日天武除逃亡有故僅千九百人請於今

年分定月內招千人二十七年楊存中奉旨二衙所招



効用兵令佳招令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損詔本司來年正月為始依舊招募隆興元年步軍司郭振言本司在京日軍額三萬九千五百今行在僅千二百一十九詔招填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為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乾道七年馬軍司王友直言見管戰馬二千七百餘止有廉馬六百餘人請招廉兵千五百並充雄威詔招千人刺步廉二字步軍司吳挺言步司五軍額二萬五千見闕三千

六百詔令招填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揮郭鈞言淳熙五年住招兵今踰十載戰隊合用火分兼兵闕詔招千人紹熙二年詔步軍司招軍千人慶元元年詔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補弩手効用五年詔給降度牒付金州都統招填闕額并揀汰兵照紹熙初年令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軍多闕額紹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立額二萬七千今二萬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實萬

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人僅六百二十七請  
從本司酌紹興額招刺參知政事蔣芾言在內諸軍每  
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俟財用稍足招  
強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且南渡以來兵籍之數紹興  
十二年二十一萬四千五百餘人二十三年二十五萬  
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  
人乾道三年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一人只此二十三年  
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緣財用有餘寶慶二

年知武岡軍吳愈言禁衛兵所以重根本威邊疆太祖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餘萬州郡亦十餘萬嘉定十五年三衙馬步諸軍凡七萬餘闕舊額三萬若以川蜀荆襄兩淮屯戍較之奚啻數倍於禁衛宜遵舊制擇州郡禁兵補禁衛闕州郡闕額帥守招填紹定四年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壯城有廂軍有土兵一州之財自足以給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補悉成文具蓋州郡各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嚴帥臣

應郡守到罷具兵額若干逃故若干招填若干考其數而黜陟之寶祐間州郡闕守承攝者遣令招刺不詢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季年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強刺平民非無法禁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羣至輒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誘于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后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

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假名為擾九年賈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節次招軍凡二十三萬三千有奇除填額創招者九萬五千近又招五萬謂之無兵不可十年汪立信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矣蓋兵不貴多貴乎訓練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考之舊制凡軍有闕額即招填熙寧元豐講求民兵之政於是募兵浸減而三衙多虛籍至于靖康禁衛弱矣中興復用

招募立等杖選勇壯覈人才驗虛實審刺之法雖在諸  
屯而已招者兵籍悉總于樞府云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兵志七只此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臣

開鼎

按通鑑自紹興十二年至乾道三年共二十五年三字誤所增之數亦不符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九十二第五頁後七行教保丁馬刊  
本馬訛馬據監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則多為異議所奪刊本異訛兵據  
明本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刊  
本哉訛或據通考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刊本  
三省訛一省按職官志門下中書尚書為三省

樞密不稱省作一省非是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是日布進皇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刊本丁下脫總字者下復衍一者字據通考增刪

卷一百九十三第五頁前八行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刊本奉訛秦據監本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西人結連女真刊本西訛四按下文覬覦關中及陝西之患等明指西夏作四

無義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陝西募土人充軍刊本土訛主  
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